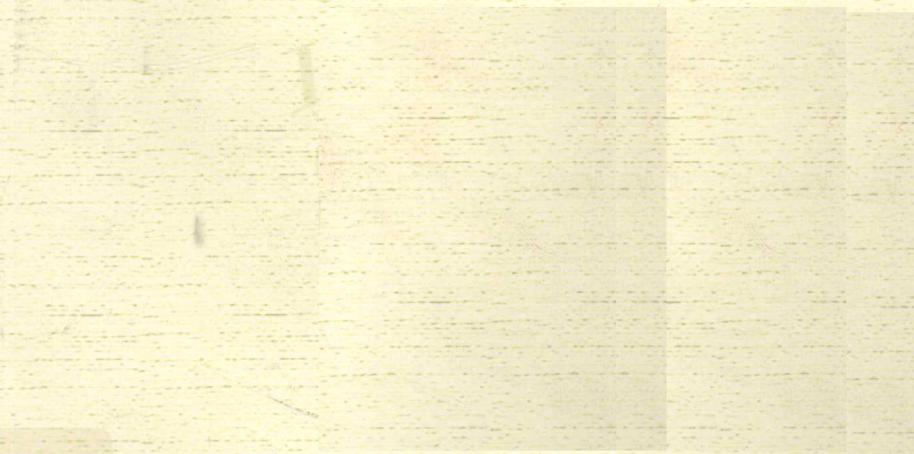


彼岸此岸

刘学洙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彼岸此岸

刘学洙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岸彼岸/刘学洙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221 - 08424 - 8

**I. 此...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9667 号

此岸彼岸

作 者/刘学洙

责任编辑/曹维琼 夏 昆

装帧设计/熊 锋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1/16

印 张/14. 75

字 数/16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2000 册

书 号/ISBN 978 - 7 - 221 - 08424 - 8 / I · 1759

定 价/38. 00 元

自叙

人在生命长河中漂游，总是在寻寻觅觅，来来往往：有人孜孜寻找彼岸，有人彻悟此岸就是家园。人类史几乎就是一个创新常态生活此岸，追求心中理想彼岸的历史。如是，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典籍文字，都是人们精神跋涉远渡的记录。

这本拙集，之所以取名《彼岸此岸》，也包含这一层命意。

这里，有地域的彼岸此岸——

退休十多年，海外海内跑了不少地方。从此岸看彼岸，又从彼岸反观此岸，这山望着那山高，那山又觉得这山好。行行复行行，虽属走马观花，也常有寄兴感怀之思，作各种各样的比较。山有常，而人不同。触景会意，发而为文，见仁见智，也各不相同。我不擅描山绘水，却喜观风问俗。每走一地，总有新鲜感，偶有所得，辄欣然草记一二，不觉已积稿盈帙。掠影浮光，不嫌浅陋，汇辑于此，算是游历与心迹的留痕。

这里，也有人生的彼岸此岸——

收入本集的怀人文字，多是近作。生命是一个过程，朝朝暮暮，此岸彼岸，总有留痕。苏格拉底有言：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就像牛吃草要反刍，人也需要精神反刍。几十年沧桑，百味备尝，老来脑海不免掠过一幕幕旧梦新痕。悠悠往事，难以释怀，咀嚼消化，若有所悟。写点浮生细事，略抒一点人生感怀，虽然是一种迟来的顿悟，也总比浑然不觉稍可得到一点安慰。

这里，还有精神的彼岸此岸——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素来是古人参透万物、认识世界的通道。岁月日增，越发感到读书个中的滋味，还是很诱人的。人类的智慧都凝结在书里，为什么不拿来享受呢？所以，闲来无事，我还是爱看点书，想点事，写点札记，揉进自己些许生命体验，亦闲暇生活一乐也。

上述种种，大约就是我近年写作的基本状态。留下的这些文字，浅也罢，深也罢，喜也罢，忧也罢，无非给自己创作生命“年轮”添几道纹痕，给朋友提供一点谈资，如此而已。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之生，焉能穷尽无涯之知，求其不断靠近也就可以了。“水珠不是点点滴滴的吗？只要肯寻觅，也就可望归回到海洋里去。”佛家有言：回头是岸。岸在何方？其实有时就在自己身边。今年4月，我去雅典一游，听到一则寓言。说有个钓鱼者，钓得两尾鱼便收竿回家了。一位旁观者问他，为何不多钓一些？他反问道：“多钓了干什么？”“可以卖钱啊！”“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可以买房置产啊！”“买房置产又干什么？”“可以舒舒服服享受生活啊！”钓鱼者笑答：“那么，我现在不是已经做到了吗？”这个故事很有哲理性。所谓“回头是岸”，大抵就是这个理。

人从此岸渡向彼岸，要得法。“法者筏也。”一位作家替朋友文集作序云：“就让文字为我们作筏吧。唯愿只在今生今世，即能把我们渡过去。到那时候，比如舍船而登岸，这文字也就要舍去的。”这个看法很透彻。只求自家有所悟，文字也成为身外物了。

郑板桥说过：他的文章原不算什么，“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板桥的书，至今仍传世。不过，大家记得住也就是那些名篇，而不可能是全部。

这本小书，作筏而已。

2008年写于贵州日报社寓所年方八十

目 录

自叙	(1)
·纪游·	
初窥信息社会	(1)
东京真土小学半日	(4)
暮霭深处一家家	(8)
岚山抒怀	(11)
追随太阳往西飞	(13)
荷兰草色青	(16)
风车村与木鞋厂	(18)
一日过三都	(20)
奥地利一瞥	(22)
古镇维拉赫之夜	(25)
行色匆匆威尼斯	(27)
从罗马到佛罗伦萨	(30)
瑞士山与贵州山	(32)
巴黎杂感	(35)
老幼咸宜逛影城	(37)
一睹拉斯维加斯	(39)



乡村路带我回家	(42)
这里的绿草绿树静悄悄	(44)
观自由钟	(47)
尼亚加拉观瀑	(49)
凭吊珍珠港	(51)
耐人咀嚼的国度	(53)
圣火·橄榄树·散淡风	(55)
红屋顶的三朝古都	(60)
金字塔前的沉思	(64)
千古尼罗河	(67)
穿越沙漠去红海	(70)
冷清的不肯去观音院	(74)
看竹海	(77)
惊讶千佛洞	(79)
乌江古碑群	(85)
智水仁山两相宜	(92)
江山也要名人捧	(95)
鸟蒙得得马蹄声	(99)

触摸台湾	(105)
纵目天山	(119)
云卷风舒观风台	(126)

·往事·

先祖刘龙生与闽诗坛	(129)
黄曾樾的《谈艺录》	(135)
汪师姑	(139)
表妹	(142)
早谢的朝花	(147)
八年烽火忆童年	(149)
对山簃记	(152)
换字风波	(154)
风雨故人迟暮来	(158)
贵阳有条盐务街	(166)
百年印缘	(170)
喜见手抄《金门县志》出版	(173)

·闲读·

威仪累	(177)
一言传世	(180)
于光远白皮散文集及其他	(183)
不媚上官媚庶人	(188)
《纽约时报》里的晚清旧闻	(190)
有趣的清末会议新闻	(196)
国史的乱世读法	(199)
“山中宰相胜封侯”	(206)
末代黔抚《入黔日记》	(211)
房龙论宽容	(218)
圣火的普世光芒	(221)

·附录·

刘学洙著作目录	(223)
---------	-------

(本书部分图片为沈毅所摄)

初窥信息社会

东瀛十天之旅，来去匆匆，一切不过浮光掠影，但那个令人感受殊深的“信息社会”的印象，常在脑海里浮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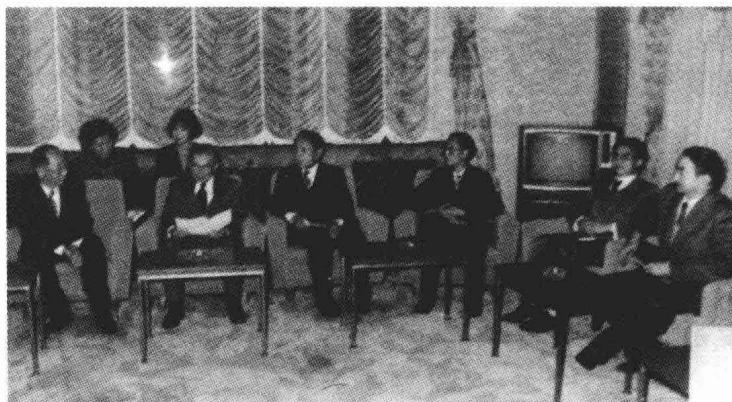
1987年11月29日下午，我们中国新闻代表团一行12人，在首都机场登上了“全日空”国际班机。刚刚坐定，机舱前壁的大幅屏幕上就开始放映录像和电视。不断播送新闻节目，还有广告，气象消息，股票行情，外汇比率，故事短片，近3小时航程，从未间断。登机不一会，那穿着一身素雅青色连衣裙的空中小姐，轻盈走来递上了日本报纸。我们打开当天的《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一看，头条赫然大标题：昨日南非飞机失事，日本乘客47人绝望。翻开二、三版，47个遇难者每人登一张人头相片，其中有两位还加登一幅结婚照。这一对新婚夫妻本来是乘另一航班飞机的，只因售票员卖错了票，才改乘了这次班机。所以，记者写道：他俩“真是错死”的。在不到一天时间内，登出47位遇难者的全部照片和简历，对飞机失事作如此翔实报道，并且那么迅速就把晨报从东京带到北京机场，其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和工作效率可见一斑。

翌晨参观闻名的NHK，NHK是日本广播协会的简称。日本有电视广播台160余家，属全国性的6家，规模首推NHK。我们的参观是从他们最新技术——高品位电视开始的。主人谈起高品位电视，颇有些得意。这种电视比一般电视扫描的密度高一倍，电波发射量高五倍，现今(1988年)世界上还未广泛使用。他们给客人放映了一个短片，内容是介绍内蒙风光。其清晰程度，据眼力好的说，连脸部毛孔都看得清。可惜我近视，无法证实。

出放映室，主人引我们顺着大楼逐层参观。在一间汇总全球气象预报的大厅里，几十部电视荧屏在工作。日本是岛国，对气候信息，国民特别关

心,所以,气象新闻在日本电视节目中占三分之一。全日本以及亚太地区的气象情报,靠电脑随时从这里汇编播出。步入另一大厅,那是播送“准点新闻”的场地。每隔两小时,播送一次全世界日夜发生的新闻。还有一种节目是“紧急新闻”。比如,南非飞机失事,就是极快捷地由“紧急新闻”节目播送的,而且每隔几分钟,又有事件的最新情况播出,遇难者名单,弄清几个,随即公布几个。日本现有一种紧急传递装置,电视机接收到信息会自动开启,通知用户收看。

日本的大学也是信息荟萃之所。12月2日下午,我们参观日本最大的私立大学之一庆应大学。校长石川忠雄,以日本首席委员的身份,正在北京出席21世纪中日友好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副校长出面接待我们。在一间会议室休息时,大家浏览满架图书,发现最近几年逐年出版的《现代中国名人辞典》。有同志抽出一本,便看到我们代表团团长、《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的简历,对他访日多少次,任务是什么,均有记载。老谭风趣地说:有些事我自己也记不准了,亏得人家情报资料替你记着哩。我随手也抽一本翻查,偶见“朱煜如”三字,一看果然是我省政协副主席,简历计两行。我省历届领导人,查了几个,都有颇详介绍。其中池必卿名字下,文字最长,一直写到何年何月从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上“卸任”。后来,在图书馆的书库中,我还见到不少有关中国的情报资料书刊,有一本《中国社会主义新动向》,翻看了一下,是研究我们农村改革的专著。我不由想起出国前要几本日本资料书,到图书室书库找了一遍,只获寥寥数本,而且均



日本首相接见中国新闻代表团。左一为团长谭文瑞,左二为首相竹下登,左三为副团长李肇星,左四为本书作者。



数年前甚至十年前陈旧版本。

日本电视已经普及。据日本外国记者新闻中心理事长河村欣二先生介绍,日本有125家报纸,每天全国发行早晚报共1800万份。人均占有报纸量在世界居第一位。他们特别重视早送报。我们在日本期间,有一次清晨六点过钟乘地铁,在月台和车厢里,总见人们在看当天晨报。我们住在饭店里,清晨打开房门,第一件事便是从门口报夹上取回早已送来的当天报纸,从未出现延误。河村欣二先生说,日本报纸发行工作是各报社自己组织的,晨报是同牛奶、早点一起送到读者床头或餐桌的。如果不能让读者一起床或吃早餐时就能看到当天的报纸,这张报纸就没有人要了。他们的电视许多频道昼夜不停。我们在日本10天,发现他们的各频道电视节目,时时都有新闻,也有广告。总之,各种大众传播工具,仿佛在设法让你置身于无所不包的信息天地之中。

许许多多直观现象,匆匆过眼,使我强烈感到这里的一切都在竞争。在东京交易所里,我看到那被信息驱使着的如潮水般的人群,随着行情的涨落,忽而涌向此台,忽而涌向彼台,信息瞬息万变,都牵动他们的神经。时间就是金钱,信息就是金钱,应该是一切现代社会的共同之点。

回到北京,正好看到《人民日报》社内部评报栏上,对当天他们驻美国记者发来的最后消息“美苏签署中导协议”,写了许多评语,认为这条消息《人民日报》比新华社快一步,赶上开印前发排。“快一步有什么意思?”过去有人就是这样责怪你抢新闻。出访归来,我如是想:也许某次“快一步”不一定都有什么“意思”,但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里,重视信息以及传递信息的速度,形成一种现代意识和节奏,这恐怕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吧。

此文脱稿后,见新出《中国记者》12月号,内有一则小统计:新华社国际部抽出去年元月份三天新华社与法新社播发的23条内容完全相同的新闻作了比较,我们的消息平均每条要慢11小时30分钟,其中最慢的一条晚发了30小时。10月23日又挑出16条可比新闻,再作一次比较,其中新华社有2条超过了法新社,平均每条快2小时47分钟。其余14条均比人家慢。抢时效,这本身就意味着是迎接国际新闻界激烈竞争的挑战。我想,新闻如此,其他方面难道不存在这种竞争吗?

东京真土小学半日

东京都荒川区区立真土小学，是一所有 50 年历史的学校，坐落在荒川区西日暮里。1987 年 12 月 3 日上午，我们驱车穿过大段大段繁华闹市，在一巷口停下，进去不远就到真土小学，环境顿觉幽静。校园绿树成荫，奶黄色的银杏落叶铺落道旁。学生正在上课，四周寂然。

出迎的校长岩户荣和区教育委员会主事竹下贤引我们登楼到校长室休息。进屋，只见大理石桌面上有两根银白色闪闪发亮的小旗杆，上挂两面中日两国小小国旗，很是惹人注目。显然，校方接待中国新闻代表团是庄重的。因为我们访问的不少其他的地方并无此布置。更引人注意的是，室内两壁整整齐齐悬挂几十个单人相框。问及主人，才知道一边是真土小学十四届校长，一边是历届家长会会长。这种对开拓者的怀念和崇敬，不正是对后继的耕耘者最好的激励吗？

在校长室饮茶小憩后，主人引我们进入体育馆。这里是欢迎我们的会场。学生列队成马蹄形，拍手目送我们登上主席台。会场布置比较简朴、大方，朵朵淡红色纸花把主席台装饰得喜气洋洋。从校长的欢迎词中，我们才知道，这是真土小学第一次接待外国客人。所以，小朋友们很兴奋，大家动手忙着准备了一两天。谭文瑞团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答词言简情深，他说：中日两国是近邻，历史上很友好。只是 40 年前你们的祖父辈打过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很大痛苦。到了你们的父亲一辈，我们两国又友好了。用日本话说是：中日不再战；用中国话说是：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希望小朋友长大以后，我们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身临其境，听着谭文瑞以长者的风度说这些话，心中不禁有点激动。不意间，我瞧见肃立在学生队伍旁的竹下贤先生，在全场屏息中悄悄用手帕揩一下眼眶，我猜度也许他是动了点情。



我的思绪很快被打断了，一群天真活泼的小朋友跑上台，先行礼，继献花。给每个客人别上花。我审视胸前那玫瑰色缎质小花的飘带上，用中文写着“你来了，欢迎欢迎”，一看便知是出自小学生之手，天真拙朴，很有童趣。献了花，小朋友演唱校歌，又邀我们一道跳幸福舞。

欢迎会结束，回到校长室，主人请我们提问。这时，主客无拘无束，欢声笑语时起，气氛更显活跃。有人问，日本培养小学生的品德，最注重什么？校长明确回答：理解人，学会与别人配合。我翻看着主人送的每人一份印得很精致的《学校要览》，第一栏是“教育目标”，上面列举三条：一、培养深入思考的孩子，二、培养有活动能力的孩子，三、培养开朗健康的孩子。我们问校长，你们这些目标如何实现？答复是从儿童容易接受的身边事入手，循序渐进。真土小学规定，一年级，先给小学生讲父母是如何的辛苦，二年级，讲学校的结构，老师的作用，三年级，讲荒川区的情况，四年级，讲东京都的历史与现状；五年级，上地理课，六年级，学日本史和世界史。爱家——爱乡——爱国，这是他们的培养路线。

“能不能允许我们请校长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有位同志礼貌地问。

岩户荣先生显得有点腼腆，声调平静而迟缓，自我介绍：1953年从东京师范大学毕业，当了30多年小学教员，当校长才5年……区教委竹下贤插话说：他是我们荒川区一位很受人尊敬的老校长。我看到岩户荣校长已双鬓斑白，清癯的面容上刻着辛劳岁月的痕迹。真土小学规模极小，目



与日本小学生在一起

前全校才 112 个学生。校舍设备在日本也不算上等。但是，岩户荣先生和 11 位教师，8 位职员，5 位包括内科、耳鼻科、眼科、齿科、药剂科俱全的校医，都安心为一百多个儿童辛勤工作。问他在真土小学执教三十春秋有何感想，校长笑了笑，说大人总有些不愉快的事，一看到小孩子就都忘了。从他的口里，听不到什么宏旨高论，一切都是那样的理所当然。

这么宽敞的校舍，只有一百多个学生，我们觉得不解。校长解释说，东京小孩有减少趋势，因为城市商业化，许多小孩的家庭迁往东京都以外的郊县去了。

下一个项目是“授业参观”。校长引大家从一间教室到另一间教室，一个班一个班地看小学生上课。每个教室都陈列着小朋友自己栽的花草，养的虫鱼，还有玩具、贝壳、小龟、木工工艺品，环境不显枯燥单调。在六年级教室，小朋友个个趴在地上练毛笔大字。这天的作业是两项：一是写“绿的大地”，一是写“希望之年”。日本很重视从小教儿童练毛笔字。我们参观过的每个教室，墙上都张贴着许多学习书法作业示范。校长热情地请代表团跟学生一道写字。大家让我来，我也不推辞，欣然提笔写了“绿的大地”四个字，其中“的”是按日本文字写成像中国草书的“の”字那样，小朋友很高兴都拍起手来又请团长写，他写了“希望之年”四字，小朋友又拍手一阵，表示感谢。

中午，校长请我们和小学生共进午餐。我们被让进一年级的餐室，小朋友已整整齐齐坐了四桌，每桌都空几个位子，让我们入座。日本小学统一由学校供中餐。真土小学每人膳食标准是 1800 日元，家长交一半，学校补贴一半。据说全国大体是这个标准。校长告诉我们，中餐要求小学生尽可能吃干净，目的倒不在于怕浪费，更主要是为了保证孩子有足够的营养。

从和小朋友交谈中，发现这个学校的学生家庭多半是些下层劳动人民。我们副团长李肇星（时任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作了一个小小的随机抽样调查，对围着他的一群孩子，逐个问他们长大的志愿。回答是：卖花，理发，当护士，教书，开咖啡馆，当幼儿园阿姨，卖水壶，运货……老师说，孩子们小的时候没有什么选择，一般是家里干什么职业，自己也想干什么。看来，他们倒不像我们国家儿童从小就想到大事，甚至瞧不上自己的社会底层家庭。李肇星问：有没有想当记者的？没有人搭腔。他又问身旁一个圆脸蛋的小姑娘：“你想不想当记者？”

“不,当记者要碰上杀人的新闻,很害怕!”

她的回答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都说,看来我们这个新闻代表团,在日本小朋友中,是找不到一个将来的同行了。原因呢?可能是凶杀新闻太多,把小朋友吓怕了。

1988年1月6日



暮霭深处一家人

山本正克住在离东京很远的筑波郡坂野新田的一片住宅区里。他家是一幢别墅式的二层洋楼，庭院围着别致的金属花栏杆，院内草坪如茵，树木扶疏，楼房墙上爬满长长的绿藤，环境幽雅而宁静。我们到达他家，已是“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的时候了。主人一家早已伫立门前恭候。

那是在12月4日。上午，我们参观了山本先生所在的久保田铁工株式会社筑波工场。公司董事兼海外部部长官泽先生陪我们，山本正克是这个工场的制造课长，也一道给我们介绍生产技术，这是一家拖拉机工厂。尽管到处是机器人在“忠实”地干活，但他们仍然很重视培植人的感情。我们在车间发现有一幅彩色招贴画，远看有点像中国的八卦图。走近一看，原来是密密麻麻的人头像一层层地排列着，人头群像的中央画着一台拖拉机，有如众星拱月。官泽先生说，这是庆祝筑波工场生产第一千万台拖拉机而印制的宣传画。有贡献的职工，在这八卦图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这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大家凑近仔细观摩，官泽先生乘兴替我们从层层密密的人头中，找出了山本先生的头像来：“有他哩。”“果然是！”大家不禁和山本先生相视而笑了。山本先生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由于那天日程已排满，下午我们还得参观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所以直到傍晚，才匆匆赶到山本家。一行十多人，热热闹闹地被主人拥进小楼。他的楼房精致小巧，房前是古铜色的铸有浑厚美观图案的双扇门，进去是一间铺着地毯的长过道，不宽，贴墙放一张细木小案，上置瓷瓶、瓷盘和几件小工艺品。过道顶上吊一盏猩红色绉布圆形大罩灯，灯光柔和带着喜气。进入客厅，前后两套间，是大家熟悉的日本式榻榻米，前厅有两套沙发，墙角一架钢琴；后厅，低矮的茶几跟前放几方锦缎坐垫，每间房子都有彩电。